



世纪末

败军之帅
人生断裂层
魔镜里的钱钟书
北京神探
宗英卓玛
空中探险家
一个人与一座城市
地产之王

的中國

主编 杜卫东 解伟

关于社会与人生的非正式报告

笔歌
支史首起
一生历一欢奋
是人着是悲着
人着写人着录
个写书个录记
一书也一记也

世纪末的

中国

——关于社会与人生的非正式报告

主编 杜卫东 解伟

责任编辑:黄智本 秦蜀鄂

封面设计:符晓笛

技术设计:车半李

世纪末的中国——人物长廊

杜卫东 解 伟 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国联印刷厂印刷

开本 1168×850mm 1/32 印张 24 插页 4 字数 580 千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3760—O/I·557 印数 1—10000 册

定价:33.00 元

序

萧乾

在沉寂了多年以后，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报告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非常活跃的方面军。跟其它文学样式比较，它更是一种看取当前，贴近现实，捕捉新动向新变化的文体。这一文体活跃于解冻以后我们所置身的这样一个变动时期，不是偶然的，是有其历史条件和现实需要的。对于未来的文学史家来说，研究产生这一文学现象的背景和研究文学本身，是密不可分的。归根到底，这是一个文学和生活的关系的问题。这个关系实际上包涵了文学的最根本的原理。

今天摆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一套四卷本最新报告文学精选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检阅我们报告文学实绩的集萃式但难免挂一漏万的选本，可算是一个便览吧。对喜读报告文学，又苦于其分散的读者来说，看这套精选本，是一条捷径。它也使我再一次地想到了文学和生活的关系这一问题。

设想一下，假如没有报告文学这一个方面军，我们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会是副什么样子？别的不说，至少在现实感这一层上，一定会暗谈许多。为什么呢？因为报告文学不但是文学，它还是紧密地关切当前现实事变、生活流程的文学，新、紧、近、真、深，是它与生俱来的特质。我们看到不少诗人和小说家进入了自我内心，进入过去进行时，以求得逃避和解脱，但报告文学却走不了

那条路。一般说来，它是现在进行时的东西。它的路是向前，是直面当前现实。这是它的规定性，是它的命运，也是人们需要它的地方，因而也是某些人物不悦于它的原因。

它无路可逃。

当年做记者时我抱定一个想法，就是希望自己写下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还能有保留的价值。于是我尽量把它们写得文学性强些，艺术化一些。除全局上的把握外，我力求以小见大，通过具体的场面、故事、细节，再现生活，表达判断、思考，感染读者。这与我们今天理解的报告文学的概念应该说不谋而合的。我无意于在年轻作者们面前摆老资格，我只是想说：报告文学写到了今天，希望你们越写越好，更加向深刻、伟大的目标接近。

而我们这些年轻作者的敏锐的观察力和活跃的热情，使他们的笔触成为了读者可以信赖的向导，可以亲近的朋友。这也是他们的力量之所在。

斯诺曾一再告诫我：光看旁的记者（无论名气多大）写的文章是提不高的，要钻研经典文学著作。他是一个强调艺术和语言的人。我从燕大毕业时他送给我满满一皮箱欧美名著。从他身上我还看到：写作不能停留在表面现象，需要有历史感，抓到事物的本质。这两点，对我们年轻一代作家，包括报告文学作家，仍然非常重要。这套选集，也向读者展示了他们这方面的功力。

紧握现实与高明的艺术手段，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以及在将来，都是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立于不败之地的两条结实的腿。而指挥这两条腿的是思想。

《世纪末的中国》，这个书名起得很好。我们大家都听到20世纪即将结束的钟鸣和新世纪蹒跚到来的脚步声。当着未来的人们偶然有兴趣，翻阅到这套选集的时候，他们也许会发现自己在读史记——可作为信史来读的史记。这会有助于消弥他们和我们之

间的隔膜，达成世纪间的沟通，也有助于他们避免我们世纪曾经走过的弯路，曾经发生过的悲剧，使他们的世纪更为光明一些。

1997. 3. 20

世纪末的中国

第1 部：人物长廊

目次

1	雪山之子	邢军纪	刘福波
64	励精图治		程树榛
117	败军之帅		杜卫东
187	北京神探		苏殿远
236	宗英卓玛		周 明
261	跨越苍茫		咏 慷
337	地产之王		杨守松
385	人生断裂层		傅溪鹏
463	“魔域”与女人		王宗仁
524	“东北虎”传奇		陈晓东
580	“空中探险家”素描		路 滔
634	魔镜里的钱钟书		张建树
670	一个人和一座城市		白 描
731	沉浮		徐志耕

雪山之子

· 邢军纪 刘福波

犹如一轮太阳，他在地球第三级的冰天雪域间洒尽了自己的光热，创造了生命的辉煌。

犹如一枚月亮，他在沸沸扬扬的喧哗尘世倾注了明净人寰的清辉，永驻在高原雪山。

——代题记

引 子

几年前，也就是孔繁森第二次进藏前夕，他特地从聊城赶往济南，求山东著名书法家蒋维松先生写了这样一对条幅：

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

作千秋雄鬼死不还乡

当时，孔繁森对好友赵建国说道：建国，人有旦夕祸福。这次去藏，如有不测，过春节时，求你为我摆上一碗水饺，一双筷子，我的亡魂一定会来探望老友……

转眼已是1994年11月29日，这一天，身为西藏阿里地区党委书记的孔繁森率领12人组成的新疆边贸考察组，在乌鲁木齐完成各项任务后，前往塔城巴克图口岸考察。中午时分，考察组车队驶出克拉玛依山区，已经驶进塔城地界时，孔繁森突然发现一直阴沉着的天空中，出现了一道绚丽的彩虹。这道彩虹是那般明亮和清澈，它的奇异光彩吸引和感染了车上所有的人。酷爱摄影艺术的孔繁森立即停车进行拍照，并让别人以彩虹作背影也为他拍了一张照片。

就在拍完这张照片之后不久，孔繁森乘坐的丰田车在距塔城托里县城4公里处翻下路基。孔繁森一句话也没有留下，就永远地离开了他真心挚爱的这个世界。

悲剧发生后，随行的人将这张照片洗印出来，人们在这张照片上却怎么也找不到那道彩虹的踪影。然而，熟悉孔繁森的人们都流着泪说，那道彩虹已经追随他的灵魂而去——孔繁森就是我们头顶的天空之上最最绚丽的彩虹……

A 章 冈底斯山情结·格热家 一夜·东方夫子与西方至圣

汽车驶出拉萨，向西，向西。

这是1993年4月4日，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被任命为阿里地区地委书记的孔繁森今天要去走马上任。

车出拉萨，可谓一步一层天。在汽车“吭哧吭哧”粗重的喘息声中，车内的人也慢慢进入一种晕眩状态。车内只有3个人：孔繁森，司机，还有前来迎接他的阿里地区纪检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明久同志。明久同志换了一身西服，因为昨天晚上洗了热水

澡，理了发，因此显得格外精神。只是那身放置日久的西服所散发的淡淡的气味，仍然让人联想起蓝色的冈底斯山，以及在她怀抱里的牛羊、帐篷、炊烟、牧民和雪夜的篝火。孔繁森是个温厚的人，此刻，他觉得自己不是地委书记，而是一个即将回家的人——冈底斯山就是他的家。

孔繁森敏感地注意到了明久刻意穿着的那身西服。明久同志没穿高原人特有的皮袍，就是那种在襟、袖口和底边镶上黑色平绒或毛呢的那种不加面子的皮袍。这种皮袍肥大，袍袖宽敞，臂膀可以伸缩自如，夜里解带宽衣就可睡觉，白天脱去袖子，将袖子束在腰间，走路或骑马时，人们便在风中晃出豪放潇洒的动感。倘若用腰带一束，那皮袍的上部就成了一个大行囊，里面仿佛可以装下整整一个冈底斯山。当然，与之配套的还有在阳光下会闪闪发光的金花帽及松巴鞋。尤其是那松巴鞋，鞋底用坚韧的牦牛皮包起来，再用粗毛线密密缝钉，厚达寸余。松巴鞋是高寒山区牧民们的“雪地鞋”，是一种地域性的标志，它是特为冈底斯山终年不化的冰雪准备的。

阿里地区是西藏雪山系列的经典之作。它是阿尔卑斯和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结果。在新生代造山运动中，一座几可环绕地球半周的雄伟山系和最为瑰丽的高原出现了。阿里就在喜马拉雅山和冈底斯山对视的目光里。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每年大风季节就有140天，飓风常常刮得天昏地暗，牧草被连根拔起，牧场沙化日渐严重。这里常年气温在零度以下，冬季最低气温达零下41摄氏度。这个地区相当于两个山东省的面积，居住人口却只有6万6千人。据当地人讲，这里已往连续三年天不下雨、地不长草，缓慢发展起来的生产力被自然灾害无情地戕害着。这里还是全国唯一一个没有通电、没有客运的地区。即使是地委大院，每天晚上也只能用小型发电机发两三小时的电，人们只能在短暂的光明里

憧憬现代文明的梦境。

然而，这里却拥有冈底斯山，拥有玛旁雍错圣湖，拥有最古老的丝绸之路，拥有古老的象雄王国的丰厚遗产。

西藏的创世纪传说中曾有这样一种说法：很久以前，有一位名叫南喀东丹却松的国王，他拥有五种丰厚物质。有一位名叫杰曲巴的法师把这五种丰厚物质收集起来，放入他的体内，轻轻地一呵，风就开始吹起来了。当风以轮的形式旋转起来时，就出现了火。于是风急火旺，火的热量和风的凉气相遇，便出现了露珠，在露珠上又出现了微粒，这些微粒被风刮在一起而聚集成了山。世界就是这样奇妙地构成的。这种轻松而浪漫的解释，既回答了人们的追问，又滋养了高原人的千古长夜。在如此高峻奇伟的山原上，人们就是靠着不竭的神话营养自己，在艰难的时世中变成轻快飘逸的精灵。在高原生活的每一个人都是幻想家，都是最有造诣的浪漫派抒情诗人，同时也是深不可测的哲学家。他们，都像孔繁森将要拜谒的冈底斯山。

冈底斯山在西藏众山之中是山的贵族。喜玛拉雅山是山的帝王。这种说法，是早有定论的。因为高不可攀，难以企及，也就束之高阁了。另外还有风流潇洒的念青唐古拉山，这个山脉坐落在当雄草原，据史料载，它的另一名字叫唐拉雅秀，统领横贯藏北的百里山脉，是世间护法神中最重要的一位。据说它至少还有两位夫人，一个是羊八井的白孜山，一个是尼木县的其姆冈嘎山。因为念青唐古拉大山多情而神通广大，于是很有一些香客来拜谒它。和念青唐古拉相比，冈底斯山的崇拜者主要是来自尼泊尔、印度、锡金和巴基斯坦等国。它那坚毅而沉静的英武面孔，那头戴冰冠雪冕的影像，整个是一个东方英雄的化身。于是一看见它伟岸的身躯，那些香客便纷纷跳下马背或各样汽车，怀着虔诚的惶恐之心，一步一叩地接近它。所以说，它是具有国际影响的“大

人物”。就像印证西藏神话一样，每一座具有灵性的大山身旁都有一个湖，念青唐古拉旁边有一个纳木湖，而冈底斯旁边也有一个湖叫玛旁雍错。这个湖同样有大名气。在佛教经典上它被尊称为“世界江河之母”。既然要朝圣神山，同样应该沐浴圣湖。每年的雪顿节，便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湖边，你就会看到乳白色的雾霭笼罩的湖水一点一点变蓝，湖边到处盛开邦锦花，青稞摇曳着饱满的小脑袋在风中歌唱，旋即露出葱绿的身段。气象不凡的玛旁雍错湖水碧波荡漾，映照着远处的朗姆纳妮峰。昨夜冈底斯山又落雪了，一夜欢娱，使得它怀抱中的女山更加清丽动人。数不清的黄鸭和绿头鸭，自由自在地嬉戏湖上，溅起明亮的水花，细鳞鱼结队成群，在湖湾浅底享受阳光，鳞光闪烁，可爱极了。玛旁雍错即是冈底斯美丽的妆镜，又是它心心相印的情侣。

西藏境内雪山矗立，山势怪异，形状有悖常人思路。加上常有雪崩、泥石流灾祸发生，因而形成人们对它的恐惧和敬畏，并由此产生崇拜。还有那些湖泊，它常发生一些让人难以解释的自然现象，人们便以为是湖神显灵。于是每有重大事件，便到湖边拜神，以卜吉凶。藏人崇拜神山圣湖，除去迷信和功利因素之外，还透着由衷的深爱之情。他们太爱它们了，其情状比今日都市崇拜明星的追星族更甚。他们对周遭的大山小山都建有一部颇为复杂的“个人档案”，对它们的籍贯、品行、个性及风流韵事都了如指掌。雪山给了高原人的生命，同时也给了他们苦难。苦难正如险峻的大山，阻隔了熙攘的尘世，还给高原以彻底的宁静。这种与世隔绝的屏蔽生活，使这个民族生活在一种纯粹的哲学理念里（大概就是深受大工业之害的西方现代人向往的那种生活吧），生活在一种绝对精神里，生活在一种世人难以企比的境地里。

对于山的种种学问，对于藏人和山的深切关联，此时，早已熟稔于孔繁森的心间。他是深藏着这一切，和雪山，和藏人，休

戚相关地生活在一起。

孔繁森第一次进藏的时间是1979年5月。那时，齐鲁大地已是春暖花开，而映入他眼帘的青藏高原却仍是满目苍凉。他们走的是“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古丝绸之路，其大致路径是，从格尔木的零公里处上线，经昆仑山口、五道梁、乌丽、沱沱河、朵尔曲沿、温泉、唐古拉山口、安多、那曲、当雄、羊八井，最后到达拉萨。

当满载援藏干部的大客车刚刚翻上五道梁一个最普通的山崖，还没接触高原的核心部位时，强烈的高山反应便使一位同行的援藏干部瘫软在车上。

那位干部就昏迷在孔繁森的臂弯里。孔繁森竭尽全力地救护着这位同行者。

当时，面对昏迷者，这些从内地来的人禁不住面面相觑。人们一下子就认识到高原对人的深刻而严峻的含意了。

孔繁森就是这样由山东聊城来到西藏。那时他才35岁，正是血气方刚之时。他是聊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通知书上写着：对口担任日喀则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当他拿着通知书来到日喀则地委领导面前时，领导们一看这个身材魁梧的山东大汉，知道他就是五道梁救人的孔繁森，马上有了新主意，他们试探性地问他：你去岗巴县担任县委副书记怎样？

孔繁森痛快地答道：行啊，我去！

孔繁森那时还年轻，他有一腔热血。虽然他还不了解西藏，但他知道日喀则是西藏第二大城市，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相对优越，而岗巴县则是海拔4750米的高寒地带，条件异常艰苦。但他急切地了解西藏，同时也想了解自己，所以他说“我去”。

就这样，他移职岗巴县，老老实实成了岗巴人。

那次，他为了发放过冬救助款和牧区落实定居村落的事，来

到岗巴县的苍龙乡。

在牧区跑着跑着，不知不觉天黑了，雪也越下越大了。孔繁森对随行的人说：今儿不回去了，就住在附近的苍龙村吧！

听说共产党的“大本部啦”（大干部）要在村里留宿，牧民们奔走相告，高兴得就像过年一样。但是，究竟住在谁家呢？大家争执不下，最后还是德高望重的村支书格热以“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将孔繁森留在了他的家。

可是，晚上正要睡觉时，孔繁森却发现格热的4个孩子不见了。他感到有点蹊跷，便问格热：老支书，4个孩子哪儿去了？

格热手一摆说：你就不用管了。

孔繁森说：那可不行，你不说清楚孩子在哪儿，我今几个就不睡了。

格热看瞒不过去，便说了实话。原来，他家住得并不宽裕，为了让孔繁森一行睡好，便打发孩子们到羊圈里睡了。

孔繁森心里“咯噔”一声，眼圈红了。他硬让格热领着来到羊圈。

4个孩子已经睡了。大的有十四五岁，小的只有六七岁，外面呼啸的寒风和狂雪像鞭子一样抽打着他们，他们和羊们相偎相抱，仍能安然入睡……

格热家的一夜，使孔繁森刻骨铭心。他对西藏人民产生了深深的敬意。这是一个多么坚韧不屈的民族呀，他们在这样恶劣的气候下，仍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生活着，成为人类战胜自然的一个杰出的范本。它们在冰雪高原上巍然屹立着，袒露着古铜色的胸膛，守护着祖国的西南边疆。它是祖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要它和伟大祖国在一起，它的存在便有着非凡的意义……

孔繁森咀嚼出了援藏的深刻意义。

他要弄懂雪山，并真正以藏族人的价值观念去理解它。

还是在岗巴县。他仅仅用56天就跑遍了该县所有的公社和村庄。他很快就克服了高山反应，学会了骑马，熟悉了藏语。他的工作手册上像记英语单词一样写着当地的语言：祖父叫阿呢，祖母叫阿歪，父亲叫阿爸，母亲叫阿妈，叔叔叫阿库，姑娘叫阿奶，哥哥叫兵兵，弟弟叫脚脚，女人叫纳木，男人叫眉下……他要懂得雪山，首先要懂得藏人。他学会了像真正的藏人那样去吃羊肉，那是在牛羊粪火堆里烘出的羊肉，还带着血丝。他用刀一片一片割着吃，吃得津津有味。他学会了吃糌粑，喝酥油茶和青稞酒。孔繁森很快就适应了雪域中的一切。看到他和当地藏人毫无二致的样子，一个当地有名的活佛很郑重地告诉他：你的前世在雪山……

还是在苍龙乡。在访问牧民途中，由于路陡雪滑，突然间马失前蹄，将孔繁森重重地摔了下来，而一只脚却还套在马镫上。那马受惊跃起，又把他拖出几十米远后，甩进深沟……闻讯赶来的藏胞们，找不着担架就摘下门板抬着他，在冰天雪地里一气跑出30多公里，把他及时送到县医院里抢救。笔者采访过岗巴县县长普布，他正是当时岗巴县医院抢救孔繁森的主治医生。他对我们说：那时，他的伤势非常严重，严重脑震荡，颅骨骨折，小便失禁，昏迷了七天七夜。但他却以惊人的毅力挺过来了。

孔繁森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时，第一眼看到的是牧民们善良淳朴的面孔和他们焦急期待的目光。几位上了年纪的老人手捻佛珠摇着转经不停地为他祈祷。他的视线一下子模糊了……他在康复后的一篇日记里饱含深情地写道：是藏族同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一定加倍工作，报答西藏人民的恩情……

走进西藏，方知西藏有看不完的风景，接近藏族同胞，方知他们有说不尽的故事。遥看雪山，孔繁森试着走近它，以迫切的心情去了解它，并以极其用心的态度去善待它……

孔繁森就是怀着这样的心境，虔诚如朝圣者，一步一步向雪

山进发……

此时，行走在去阿里的路上，孔繁森心中翻滚着这些往事。车窗外的景象，却把他的思绪一下抛撒向万里之外的山东故乡。

已经是4月了，故乡正是杂花生树的时候，而这里却犹如隆冬。车过21道班，便如踏上天国的门槛，放眼四望，好一片冰清玉洁的世界。孔繁森想起了故乡——山东聊城，这是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早在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开挖会通河，聊城就成为沿河九大商埠之一，明清两代则被世人喻为：“漕挽之咽喉”，“天府之肘腋”，“江北一都会”。当时的聊城，商贾云集，车樯如织，繁荣非别处可比。只是后来运河交通势衰，聊城也渐次冷落，现在只有当时的山陕会馆还让人依稀忆起昔日风光。孔繁森至今还记得那山陕会馆的山门旁石柱上的对联：

本是豪杰作为，
只此心无愧圣贤，
洵足配东国夫子。

何必仙佛功德，
惟其气充塞天地，
早以成西方至圣。

东国夫子和西方至圣，这是两个不同方位的圣贤。敢问西方至圣何在？家居何处？孔繁森透视着无边的雪原，心里暗自笑了。前方不远处，该是阿里地界，当年除了唐僧玄奘去西天取经所走的新疆一线的丝绸之路外，阿里的普兰和狮泉河也是另一条古丝绸之路。

狮泉河，原是印度河上游一条支流，发源于冈底斯山北麓，藏语称“森格藏布”。现在阿里的首府，就建在狮泉河镇，在古代，狮泉河镇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重镇，从几处来的丝绸古道都在这里

汇合。

孔繁森眯眼一笑。何处寻道？道在心底；何处问佛？佛在心中。想当年，阿里古道好不热闹，我们由东向西寻佛，外人自西向东问道。从天竺国（古印度）和大月氏国（今阿富汗至东亚一带）来的高僧，被神秘的冈底斯山吸引，同样也是风餐露宿，千里而来。当年这阿里，也是让人向往之处啊！

孔繁森生于聊城堂邑镇五里墩村，他是儒家宗师孔子的第七十三代传人。这个小村的百姓都姓孔。只不过孔繁林的辈份相比之下，比别人要高。据史书载，孔子祖籍在宋，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但在商丘何地，史载不详。近年有研究者发现，孔子的祖籍在离商丘不远的夏邑县王公楼村。村旁至今还有当年孔子回乡拜祖的还乡祠。孔子是殷商贵族后裔，周灭商，家族便被周王迁徙至丘。后家族分化，一部随纣王之子武庚反周，遭到镇压，放逐它乡；一部向北流亡。孔子的先辈就是这样来到山东曲阜的。曲阜距聊城、菏泽、商丘都不甚远，孔子当年的活动区域也大多在黄河中下游一带。想来聊城就在伟大孔子思想目光的密切注视之下，千年殷殷，后人获益非浅。唯一有史记载的是他人周问礼一事。在鲁昭公的支持下，他和南宫敬叔从鲁国千里迢迢来到洛阳，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苾弘。而作为孔子后人的孔繁森，如今却远涉至此灵地，不由他此时心里不涌起感慨无限。孔繁森闭目遥想当年，东西文化的河流挟裹着历史长风双向而来，曾在阿里激越起五彩的涟漪，即使它是那样贫瘠和荒僻，它也曾经辉煌过，历史也未曾舍弃它……

在颠簸的行车途中，孔繁森才有这样的空闲，供他从古到今地遐想。想到“今”，便自然地想起了自己的使命。

1988年，山东省委组织部确定第二批援藏干部名单时，部长张全景（现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和副部长王克玉不约而同都